



修智大和尚談：

止惡

行善

淨意

三月二十一日，珠海學院國學碩士班一行十八人，在導師危丁明、游子安帶領下，來到妙法寺。他們這次除了參觀妙法寺外，並希望能得到住持修智大和尚開示。大和尚爽快答應。於是文教總監陳青楓致電危兄說上一句：「你們必須準時啊！」果然，在約定時間的五分鐘前，大家已來到會議室。

修智大和尚講佛理，往往是「就地取材」。他說：「你們進來時，在大門口是不是看到幾行大字？」

「是呀！」一位學員說：「牆壁上寫上『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是指這幾個字嗎？」

大和尚點點頭：「是的，我就是指這四句。諸佛所說所教導的前三句，可以說是研究佛學的標準。前三句話的次序可不可以互調呢？」

大家思考了好一陣子，一位同學說：「是可以的。」亦有同學說：「是不可以的。」

大和尚說：「其實是不可以的。我打個譬喻吧！如果你想用一個杯子喝水，你是不是要先把杯子清洗，保持乾淨，且防止杯子被污染，然後方可盛水？倘水杯裏有泥、有異物，不乾淨，努力辛勞所盛的水，是不可以作飲用。同樣道理，我們要行善修福，首要任務就是心地清淨，沒有不良思惟。有不良思惟，則容易淪為商業交易行為。諸惡莫作，就是保持心地清



淨，然後才談真心行善修福。所以，諸佛所教導的前三句話的次序是不可對調。」

如果說：什麼也不做，祇是吃飯睡覺，不起心動念，則不會造諸惡業，沒有惡業，就沒有苦果，可以嗎？不就是可以符合諸惡莫作嗎？這樣的人生，只能說是懈怠懶惰。但以諸佛所教導來對照，則欠缺眾善奉行。

第三句自淨其意，又應作何解？

有同學說：「沒有分別心就是了吧！」

修智大和尚說：「自淨其意這句話，是對前兩句而說的。」

現在知道諸惡莫作，沒有惡業則沒有苦果，那過往所作所行的惡業，又應該如何對待？若只後悔、內咎，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是加深心理負擔，亦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要自淨其意。不是只後悔內咎，而是要理解到錯處，才可以避免一錯再錯。再者，積極行善修福，以示真心改過。

對於眾善奉行，亦要自淨其意。否則，高慢心或名利心將浮現。在計較之下，則不是為行善而行善，而是有條件之下的商業交易。所以先賢教導我們要積陰德。陰，覆蓋義。即是說我們所作善業，不為人知，不為求報而為。

修智大和尚更形象地以「捉款」作譬喻。他說：「我們做一件善事，計有一分，未曾要求回報，則仍有一分。倘行善目的，是要求對方表揚，而且已為表揚，則已計的一分已收取相關回報。譬如在銀行存款一分後，跟著提取一

分，則存款為零，不能有所累積。」

所以行善修福，不以分別執著心，不為名利有所求心，真心為善行而行。

修智大和尚談論「止惡、行善、淨意」這六字真言，確使我們在日常生活行為上有很好的啟悟。他說了一點是重要的，他說：「我們研究佛學，要能在日常生活裏體會，才可以真正在佛學裏有所受用，否則，成為形而上學，只能在紙上研究佛學，離實踐受益可遙遠矣。」

《心經》裏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是諸法空相，就是自淨其意。不生，當沒有惡業，就沒有苦果，煩惱不生。不滅，當只有善業，只有樂果，所修福不滅。

我們熟悉的《金剛經》，當六祖惠能大師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豁然大悟。我們把這一句以諸佛所教導的原則來對照一下：應無所住，就是自淨其意，就是智慧；而生其心，則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實踐，亦即止惡行善。若只談理論而不予實踐，則成為畫餅充飢；實踐沒有理論為基礎，則容易盲衝瞎撞。

我們簡單的總結，就是止惡、行善、淨意。正確了解一部經文，是不可以沒有一把標準尺來量度的。

大和尚講佛理是融入生活中去，這使大家聽起來份外親切，聽得投入，甚至可以說是聽得入神的，其間沒有「隔閡」。講經，大抵就應該是這樣吧！



增壹阿含經．序品（摘錄）

自歸能仁第七仙 演說賢聖無上軌
永在生死長流河 世尊今爲度黎庶
尊長迦葉及眾僧 賢哲阿難無量聞
善逝泥曰供舍利 從拘夷國至摩竭
迦葉端思行四等 此眾生類墜五道
正覺演道今去世 憶尊巧訓懷悲泣
迦葉思惟正法本 云何流布久在世
最尊種種吐言教 總持懷抱不漏失
誰有此力集眾法 在在處處因緣本
今此眾中智慧士 阿難賢善無量聞
卽擊捷椎集四部 比丘八萬四千眾
盡得羅漢心解脫 以脫縛著處福田
迦葉哀愍於世故 加憶尊恩過去報
世尊授法付阿難 願布演法長存世
云何次第不失緒 三阿僧祇集法寶
使後四部得聞法 已聞便得離眾苦
阿難便辭吾不堪 諸法甚深若干種
豈敢分別如來教 佛法功德無量智
今尊迦葉能堪任 世雄以法付耆舊
大迦葉今爲眾人 如來在世請半坐
迦葉報言雖有是 年衰朽老多忘失
汝今總持智慧業 能使法本恆在世
我今有三清淨眼 亦復能知他心智
一切眾生種種類 無有能勝尊阿難
梵天下降及帝釋 護世四王及諸天
彌勒兜術尋來集 菩薩數億不可計
彌勒梵釋及四王 皆悉叉手而啟白
一切諸法佛所印 阿難是我法之器
若使不欲法存者 便爲壞敗如來教
願存本要爲眾生 得濟危厄度眾難
釋師出世壽極短 肉體雖逝法身在
當令法本不斷絕 阿難勿辭時說法
迦葉最尊及聖眾 彌勒梵釋及四王
哀請阿難時發言 使如來教不滅盡
阿難仁和四等具 意轉入微師子吼
顧眄四部瞻虛空 悲泣揮淚不自勝
便奮光明和顏色 普照眾生如日初
彌勒觀光及釋梵 收捨遲聞無上法
四部寂靜專一心 欲得聞法意不亂

尊長迦葉及聖眾 直視觀顏目不瞬
時阿難說經無量 誰能備具爲一聚
我今當爲作三分 造立十經爲一偈
契經一分律二分 阿毘曇經復三分
過去三佛皆三分 契經律法爲三藏
契經今當分四段 次名增一二名中
三名曰長多瓔珞 雜經在後爲四分
尊者阿難作是念 如來法身不敗壞
永存於世不斷絕 天人得聞成道果
或有一法義亦深 難持難誦不可憶
我今當集一法義 一一相從不失緒
亦有二法還就二 三法就三如連珠
四法就四五亦然 五法次六六次七
八法義廣九次第 十法從十至十一
如是法寶終不忘 亦恆處世久存在
於大眾中集此法 卽時阿難昇乎座
彌勒稱善快哉說 諸法義合宜配之
更有諸法宜分部 世尊所說各各異
菩薩發意趣大乘 如來說此種種別
人尊說六度無極 布施持戒忍精進
禪智慧力如月初 速度無極觀諸法
諸有勇猛施頭目 身體血肉無所惜
妻妾國財及男女 此名檀度不應棄
戒度無極如金剛 不毀不犯無漏失
持心護戒如坏瓶 此名戒度不應棄
或有人來截手足 不起瞋恚忍力強
如海含容無增減 此名忍度不應棄
諸有造作善惡行 身口意三無厭足
妨人諸行不至道 此名進度不應棄
諸有坐禪出入息 心意堅固無亂念
正使地動身不傾 此名禪度不應棄
以智慧力知塵數 劫數兆載不可稱
書疏業聚意不亂 此名智度不應棄
諸法甚深論空理 難明難了不可觀
將來後進懷狐疑 此菩薩德不應棄
阿難自陳有是念 菩薩之行愚不信
除諸羅漢信解脫 爾乃有信無猶豫
四部之眾發道意 及諸一切眾生類
彼有牢信不狐疑 集此諸法爲一分

彌勒稱善快哉說
或有諸法斷結使
阿難說曰此云何
亦有不從如來聞
設我言見此義非
今稱諸經聞如是
波羅捺國初說法
釋迦拘薩迦尸國
天宮龍宮阿須倫
正使不得說經處
吾所從聞一時事
祇桓精舍修善業
時佛在中告比丘
思惟一法無放逸
法念僧念及戒念
息念安般及身念
此名十念更有十
初化拘隣真佛子
以此方便了一法
四五六七八九十
從一增一至諸法
一一契經義亦深
今尋一法難明了
比丘自稱功德業
猶如陶家所造器
如是阿含增一法
佛經微妙極甚深
然此增一最在上
其有專心持增一
正使今身不盡結
若有書寫經卷者
此福無量不可計
說此語時地大動
諸天在空歎善哉
契經一藏律二藏
方等大乘義玄邃
安處佛語終不異
彌勒諸天皆稱善
彌勒尋起手執花
此經真實如來說
是時，尊者阿難及梵天將諸梵迦夷天，皆來

發趣大乘意甚廣
或有諸法成道果
我見如來演此法
此法豈非當有疑
於將來眾便有虛
佛處所在城國土
摩竭國降三迦葉
瞻波句留毘舍離
乾沓和等拘尸城
當稱原本在舍衛
佛在舍衛及弟子
孤獨長者所施園
當修一法專一心
云何一法謂念佛
施念去相次天念
死念除亂謂十念
次後當稱尊弟子
最後小者名須拔
二從二法三從三
十一之法無不了
義豐慧廣不可盡
是故名曰增壹含
難持難曉不可明
今當稱之尊第一
隨意所作無狐疑
三乘教化無差別
能除結使如流河
能淨三眼除三垢
便為總持如來藏
後生便得高才智
繒綵花蓋持供養
以此法寶難遇故
雨天花香至于膝
上尊所說盡順宜
阿毘曇經為三藏
及諸契經為雜藏
因緣本末皆隨順
釋迦文經得久存
歡喜持用散阿難
使阿難尋道果成

會集；化自在天將諸營從，皆來會聚；他化自在天將諸營從，皆悉來會；兜術天王將諸天之眾，皆來會聚；艷天將諸營從，悉來會聚；釋提桓因將諸三十三天眾，悉來集會；提頭賴吒天王將乾沓和等，悉來會聚；毘留勒叉天王將諸厭鬼，悉來會聚；毘留跋叉天王將諸龍眾，悉來會聚；毘沙門天王將閼叉、羅剎眾，悉來會聚。

是時，彌勒大士告賢劫中諸菩薩等：卿等勸勵諸族姓子族姓女，諷誦受持增一尊法，廣演流布，使天、人奉行。

說是語時，諸天、世人、乾沓和、阿須倫、伽留羅、摩睺勒、甄陀羅等，各各白言：我等盡共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諷誦受持增一尊法，廣演流布，終不中絕。

時，尊者阿難告優多羅曰：我今以此增一阿含，囑累於汝，善諷誦讀，莫令漏減，所以者何？其有輕慢此尊經者，便為墮落為凡夫行。何以故？此，優多羅！增一阿含，出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諸法皆由此生。

時大迦葉問阿難曰：云何，阿難！增一阿含乃能出生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諸法皆由此生？

阿難報言：如是。如是，尊者迦葉！增一阿含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皆由此生。且置增一阿含，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

迦葉問言：何等偈中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

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是諸法本，便出生一切善法；以生善法，心意清淨。是故，迦葉！諸佛世尊身、口、意行，常修清淨。

迦葉問曰：云何，阿難！增壹阿含獨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餘四阿含亦復出生乎？

阿難報言：且置。迦葉！四阿含義，一偈之中盡具足諸佛之教，及辟支佛聲聞之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諸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感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意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感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

妙法寺辦

「佛道行」書畫展

展期：五月十日至六月十日

佛誕假期來了！每年這天（農曆四月八日）佛教團體舉辦的「浴佛」活動，熱熱鬧鬧的。浴佛，其實也是藉此讓我們對自己的心靈來一次過濾反思。這是一項很好的活動。

每年這段日子，都有不少善信到妙法寺來禮敬諸佛及浴佛活動的。我們在這段日子也會同時舉辦一些文化活動，特別是與佛教有親切關係的書畫展覽。

今年也不例外。我們將舉辦一個以「佛道行」作主題的書畫展，邀請十餘位書畫界朋友參與。他們平日在這些方面已有不少創作。今次展出除了挑選一些自家特別喜歡的作品之外，個別還特地為今次的展覽而作新的創作。

「佛道行」的概念是廣濶的，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即使是接觸一花一草，也會融入佛意、佛理。這也正好說明，今天我們講佛，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了。在佛道上行走，其實也是在生活中行走吧！

今次的書畫展，雖然說不上什麼盛宴，但也希望能為大家帶來一次可口的「文化午餐」吧！

（左圖為梁硯奴參展的山水畫；右圖的「觀音像」，是參與本次展出的陳國泰的工筆畫，寫得很好！）





老來何妨 做些「天真」事

我們常說，「人生幾十年，匆匆又一世！」

如果我們一班相識相聚幾十年的朋友、「同學仔」能在晚年搞一個活動，不僅是大家聚聚還，可以「白頭宮女話當年」地大家「老天真」一番！這「老天真」真好呀！

曾經擔任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的陳萬雄，退休後優哉悠哉地生活，曾對我說：「希望在妙法寺藝廊辦一場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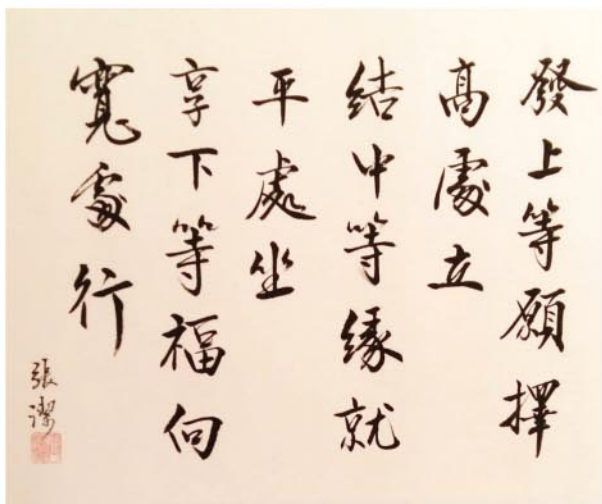
什麼性質的？原來他們一九七三年在新亞書院（後來合併為中文大學）的同班同學，大家組織起來，有些在過去幾十年來勤於書法，有些喜歡攝

影；後來成為浸會大學教授的周佳榮，過去幾十年來，除了教學之外便是著書立說，出版了多本學術性專著；陳萬雄亦然。

這個「笑看四季花千樹」的展覽，提供了一個信息——我們活著，多做些自己喜歡的事，不要營營役役地在紅塵打滾！

本寺住持修智大和尚在本展覽開幕時也專誠下來看看了，他與陳萬雄也相識多年。

（周佳榮、陳萬雄等新雅同學的著作，也擺放在展場，供大眾參閱。）



口念心行

一位年輕朋友經常問我：「如何處理辦公室裡的同事問題」。

也許是我過去幾十年來都在所謂「辦公室政治」裡生活。這種「職場生活」也無形地培養出一種「如何應對」的方針策略。

這位年輕朋友是誠懇地聽我說的，這樣，我便毫不保留地向對方講出自己的看法，然後加上一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僅供參考，不是唯一的標準，你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去處理！」

這不是客套話，事實上我們不是「當事人」，並不完全掌握當時的情況，所以

也會有不全面之處。

有些朋友是習慣了「以自己的意見為意見」，自己的看法就應為是「正確的看法」，這種以「主觀」作為「客觀標準」的，往往就是最具破壞力，但自己都還在懵然不知，倘若是「單位領導人」，這種傷害性更大，可以大到整個企業垮下來的。

如果眼前有兩個人要你選擇——一個是講得頭頭是道，但却「動口不動手」，另一個肯做，却又經常犯錯。我寧願選擇後者，最少他不會「得個講字」，所以「佛學」裡很強調「口念心行」。

苦行與行苦

當我寫下「苦行」兩字，你可能會很自然地想到「苦行僧」這名詞來。僧人為了鍛鍊自己、磨練自己，往往是把自己放在一個「惡劣的環境」裡，譬如生活條件極差的，我在敦煌莫高窟的另一面山坡，看到一個一個小小的山洞，這些山洞據說是千年前一些僧人屈坐在那裡，是面壁禪修，這也可以令我們想到「苦行僧」去。

「苦行」與「行苦」有沒有分別呢？我想那是既有分別也可以說沒有分別，不過，「苦行」可以說是環境使然，在生活條件不怎麼好之下，你用自己的意志力、毅力去應付環境、適應環境，但「行苦」呢？我們不妨說，這是為了鍛鍊而刻意為之，譬如，你明明有優裕條件可以優哉悠哉地生活吧，但你為了不讓自己懶惰下去而過着極其簡樸生活。這是行苦。行苦與苦行都是一種鍛鍊，不同的是一個主動一個被動就是了。

造字者真是「鬼斧神功」，這個「苦」字就是從人的臉相簡寫而來。「艹」字頭是象徵人的一對眼眉，還好像皺起眉頭，中間的「一橫」，是一對眼睛，「一豎」是鼻梁，下方便是口了。一臉的苦，都寫在臉上。

——好，我們不要「一臉苦相」，把苦字的「口」，寫成笑的樣子吧！令我想到一個成語，你從這個字猜猜看，看打的是什麼成語呢？答案在封底找。不要那麼快去找答案，猜猜看。



書法 郭洪球



老舍與佛教二三事

· 葉德 ·

（原刊於一九八四年六月《內明》第一四七期）



宗月大師幫助入學

老舍小時候家境貧困，交不起學費，直到九歲才入學，而促成和幫助他入學的是當過北京鷺峯寺住持的宗月大師。

宗月俗名劉壽綿，原清皇室內務府人，生於富貴之家，一生樂善好施。一天，他來到老舍家，一進門就問老舍的母親：「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等老舍的母親回答完後馬上表示：「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費、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第二天清晨，老舍就跟着這位劉大叔（即後來出家的宗月大師）上學去了。學校是一家改良私塾，設在一座道士廟的大殿裏，大桌殿供上擺着孔子的牌位。劉大叔與一位姓李的老師說了幾句，就教老舍拜孔子牌位和李老師，老師當即把一本「三字經」和一本「地球韻言」交給他。從此，老舍就成了學生。

自從當了學生後，老舍經常到劉大叔家裏去。那時劉家很闊氣，若把他的房子整整齊齊排起來可佔半條大街。老舍每次去劉家，劉總是親切地招呼他吃飯或給他一些窮孩子沒見過的點心，從不冷淡這位窮學生。老舍後來由私塾轉入公立學校，劉大叔又來幫助他，這時劉的財產已大半施捨完了；老舍中學畢業時，劉甚麼財產也沒有了，僅存一處

後花園和一些地產，但他還是去辦貧童學校、粥場等慈善事業。這段時間老舍與劉過往最密，曾在劉辦的貧童學校當義務教師，幫助劉調查和發放施捨貧民的米糧。不久劉一貧如洗，落髮為僧，法名宗月，他的師父就是當時廣濟寺的住持現明和尚。

老舍九歲上私塾，三十五年後成了中外聞名的作家。這時，宗月大師已經與世長辭了，老舍在回顧自己由上私塾到成作家的經歷時，特別懷念那位在貧困時真誠幫助過他上學的宗月大師。一九四零年一月廿三日，他在「華西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紀念宗月大師的文章，介紹大師的為人和帮他上學的情況。老舍滿懷深情地說：「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也想不起幫助別人有甚麼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苦行是與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願意他真的成了佛，並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樣。」

與佛教界朋友的友情

老舍曾有過研究佛學的打算。一九二四年，他應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邀請去英國教中文，

當時著名作家許地山先生（即落華生）也在英國，他是研究宗教比較學的，他在牛津大學的畢業論文就是一篇研究「法華經」的文章。老舍在教學之餘，很想知道一些佛學的道理，便對許地山說：我很想研究一點佛學，但沒有做佛學家的野心，請你替我開一張佛學入門的必讀經書目錄，華文英文都可以。許地山為老舍開了一張目錄單介紹了八十多部佛書，說這是最簡要不過的，再也不能減少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老舍未能按此計劃研究佛學，但這張目錄單子一直保存着。他曾感慨地對人說：我可知研究佛經的不易，倘若給我十年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經，也許會懂得一點佛理，但這機會始終就沒有。

抗戰時期，老舍住在重慶，當時漢藏教理院設在重慶北碚縉雲山，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常到那裏去，老舍也曾去那裏造訪佛教大德，與太虛法師、法舫法師都有過交往。一九四一年四月，他集當時藝術家筆名成一小詩，寫成條幅，贈與太虛法師，詩曰 大雨洗星海，長虹萬籟天，

冰瑩成舍我，碧野林風眠。

詩後附有說明：「三十年四月，集當代藝術家筆名成小詩。大雨詩人孫大雨；洗君音樂家；長虹、冰瑩、成舍我、碧野，均寫家；萬籟天劇導家；林風眠畫家。寫奉太虛法師教正。」這首詩自然成趣，有幽默感，體現了老舍的文風和他同佛教界朋友的友情。

對佛教與藝術的思索

當年老舍曾應邀在太虛法師主持的漢藏教理院作過一次講演，題為「靈的文學與佛教」。他以意大利名作家但丁的『神曲』為例，講了什麼是靈的文學，並且從東西文化交流角度探討了這部偉大的作品可能受過佛教的影響。他認為『神曲』講到了地獄的情況，與中國傳說的地獄很相像。可是但丁是個天主教徒，天主教所奉的聖經裏並未具體說到地獄的情況怎樣。信奉該教的但丁卻離開了聖經，大談特談地獄的景況，這也許是他受了東方文化——佛教的影響。老舍還講到，在中古時候，羅

馬教皇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者，他的勢力比誰都大，誰也不敢觸犯他，甚至連皇帝也要雙手捧教皇的腳上馬；可是但丁這位先生却大胆地把教皇活生生地下了地獄，這種思想頗與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當時中西交通已不閉塞，有許多東方的文化輸入西方，其中也許有些佛學的東西傳播到那邊去。

老舍在這篇演講中還講到佛教對雕刻、繪畫、建築等藝術部門的影響，他頗帶感情地說，「佛教與人世界，可說簡直是打成一片的了。比方有名山的地方，一定也就有所寶刹，這種天然之美與人工之美的混合物，在建築上雕刻上繪畫上的藝術觀點說來，處處都值得吾人的稱頌。講到建築，一定先從寺院說起，因為佛徒們已將人間的一切美都貢獻於佛了。巍巍莊嚴的佛像，堂堂皇皇的殿宇，使人看了不期而然的肅然起敬；佛像可以代表中國一部分的繪畫。看吧！沒有一個名畫家不會畫觀世音菩薩的；談到我國的雕刻，可說全部都是佛教的。若不是古希臘的雕刻傳到印度，由印度傳到中國，西洋的近代雕刻畫也許不會輸入中國的。故從這三方面來說，中國的雕刻、繪畫、建築都離不開佛教的。」老舍這番話雖然不長，但可以看出，他的知識是那樣的淵博，他對佛教與藝術的關係曾作過思考 and 探索，他是有見地的。



香港花卉展覽

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覽」，剛在月前落幕。每年在維園為期約十天的花卉展，都能帶給市民大眾不少歡樂。特別是逢周一至周五，長者可以免費進場，於是乎，一些安老院、安老中心之類的機構，便安排長者到場參觀。

有遊人看到這些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坐在輪椅上，讓年輕工作人員推着前行，於是有說：「身體咁差就唔好來啦！」



他們可不知道，老人家能參與這些看花活動，心頭上實在很興奮的。那麼其他遊人即使因此而行進得不太方便，又有什麼所謂！

今年的花卉展，有一種「主題花」，那是大紅花，大大的一朵紅花，像湯碗那麼大，而且大紅花也不僅是一種顏色，有大紅、粉紅、黃的、白的，還看到一種平日在花圃裡沒見過的，花瓣是白底藍線條，請看附圖，是不是又有另一種觀賞呢？

今年少見了鬱金香，但其他品種可不少，包括薰衣草。有些平日少見的花果樹，攤位園主還很有心地在樹旁寫上一行字——我是真花！那倒有趣。每年，有不少攤位都是惹人注目的，譬如一些園林設計比賽，還有插花藝術，有些插花「天馬行空」地處理，不過，今年則多了一些「雜亂無章」的，可不知這樣是不是叫做「凌亂美」？儘管如此，我們細心地觀察，還是有不少插花教人賞心悅目，你用心地去攝影一下，可能會有很好效果？

雖然現在的手機攝影十分流行，而且質素也不錯，但看着這麼多使你看得眼花繚亂的花草樹木，不少拍友還「長火」、「短火」地披一身的攝影器材，我看到其中一位還是怪有趣的，他整個人趴在地上，聚精會神地去獵取心中美景，旁人怎麼看也用不著理會了。我禁不住把這表演「蛤蟆功」的「龍友」拍下來。



可愛的豬

日前聽到一個關於「豬」的故事，很有趣，不妨在這裡轉述一下——

話說有一條小毛蟲跌進泥沚裡，它呼叫地面上的一頭小豬：「你把繩索給我掉下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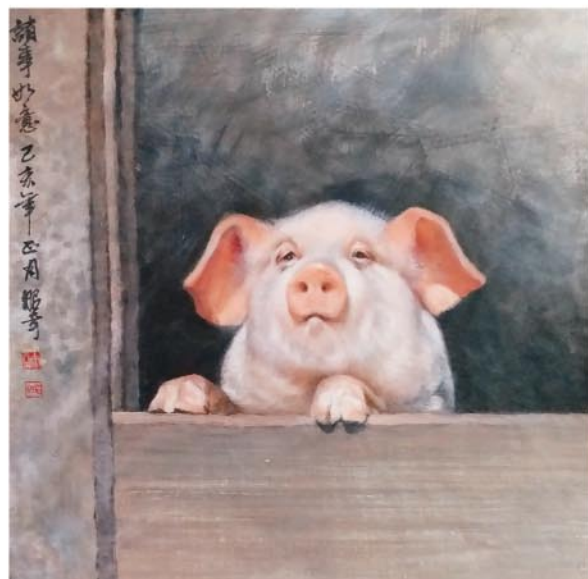
小豬二話不說，立即把身旁一綑繩掉下泥沚去。

小毛蟲氣得直跺腳——「點解你蠢成咁！」

小豬說：「你不是叫我把繩掉給你嗎？」

小毛蟲說：「你拿住繩的另一頭，我才能爬上來啊！」

「啊，好，好！」小豬立即奮不顧身躍進泥沚去，然後緊緊地拿着繩索的另一頭！（圖為許昭奇在豬年來臨時繪寫的一頭小豬，實在很可愛！）



順流逆流

在一家餐廳牆壁上，掛着一幅畫，內容是兩條魚，一條是順流而去，另一條則逆流而上。畫旁有兩行字，也是這幅畫的主題所在——

死魚才順流而去，活魚則是逆流而上！

記不確實，大抵是這意思吧！這餐廳是一位基督徒開辦的，也不知道以上這內容是不是《聖經》裡說的？



這些都不必太在意，焦點在這「死魚與活魚」、「順流與逆流」。是一句鼓勵語，是頗有意思的。它告訴我們，特別是年輕人，我們要做逆流而上的活魚，那是不畏困難，不避艱辛。

不過，「順流」而去的，也未必是「死魚」，當然「死魚」是不由自己，祇能讓環境去支配自己，但我們換過另一個角度來看，「順流」也未必是壞事，那是順勢而去，重要的是心境澄明，看事情本質的好與壞。有時候，硬要逆流而上可能會遍體鱗傷而又無補於事，如果做一條「假死」的魚，順流而去又如何？

「打小人」？

如果你在港島行走，行到銅鑼灣與灣仔交界處的「鵝頸橋」，你必然會看到橋下一個「趣怪奇景」——擺檔打小人！

傳統習慣，每年驚蟄都有所謂「打小人」之舉。「鵝頸橋」便成了「最佳最方便」的擺檔之地。這天前後，這裡「劈劈啪啪」之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人們都在請求擺檔的阿姑阿嬈為他打小人了。所謂成行成市，在日子有功之下，這橋底已聚集了十檔八檔，而且也不僅是驚蟄的日子，長年累月地你都會看到檔主把一隻隻紙老虎放在地上，然後用鞋底打下去，當然也少不了念念有詞的。念些什麼呢？我曾經站在一旁細細看着、聽着，那是一些「順口溜」，押韻的，譬如這樣說——

打你個死人頭，等你血長流；

打你個衰人手，等你做到有氣冇碇抖；

打你個衰人腳，等你窮到冇褲着！

嘩，嘩，都咪話唔毒。不過既然要「打小人」了，又點會「就住」。我可不知道，這種

「打小人」會不會有所謂「報應」的？最少我會感覺到，做人又何必冤冤相報，得饒人處且饒人吧！

不過，既然這樣「打」起來會令自己心裡舒服，而又令到擺檔阿姑搵到餐飯食，咁就算啦！

祇是覺得，這種民間行為，作為政府的也無必須湊熱鬧，有關方面曾作過一些安排，企圖把這裡辦成一個「旅遊觀光」點，不但讓這些檔口熱熱鬧鬧地做下去，還在橋柱上，搞些二十四氣節的介紹。我們以農立國，這些介紹本來也是好的，最少讓我們增廣認識，但如果與這些「打小人」放在一起，你不覺得不倫不類嗎？

這些二十四氣節介紹後來也變得無意義，橋柱下這些招貼就好像一些過氣街招的，殘殘舊舊地黏貼着，算得是一次「落荒而逃」吧！

香港的一些所謂旅遊景點，往往就是弄得如此慘淡收場。



活學活用

「佛理如何如何說……我們依照佛祖的說法去做便好了！……」

我相信好些人在學習理解「佛理」時，都會很自然地有上述的一些看法。是對，是錯？如果一成不變地「沿此路過」，不求甚解，甚至不去思考地「奉行」，我以為是「大錯特錯」的，佛理的原意也絕非如此。

《金剛經》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用到「謗佛」一詞，嚴重矣！不過這裡也說明一點，如果不正確地去理解佛祖的說法，的確也是嚴重的誤差。《金剛經》裡這句話的意思，是告訴我們，佛是沒有一套固定的度人方法的，它是隨着實際環境與處境而有所變更，這是靈活的教化而不是一成不變。這一點看似輕描淡寫，其實是很重要的，是我們對佛學理解的「指導思想」，它明確地對我們宣示：一成不變地去看待「佛言」、「佛理」，不是真正的學習與接受。

用句現代語來說，那是要「活學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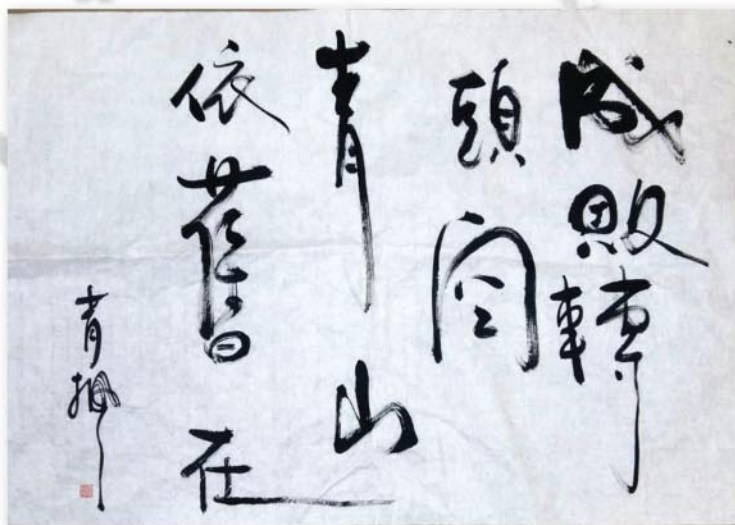
青山依舊在

我們在看小說《三國演義》時，首先會被那首詞序吸引。

這首詞序不是小說作者羅貫中寫的，是後人看了《三國演義》之後，總括性地把書的內容、精神勾勒起來，通過詞的形式予以表達。

這首詞，文字的結構十分精彩，它真正地做到雅俗共賞，起首一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已經是氣勢不凡而又教人唏噓不已，越讀下去，越見一浪一浪的如波濤拍岸。「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樣的輾轉曲折，不僅揚抑頓挫，更重要的是在我們閱讀之時也隨着而感情起伏。直到最後，來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更有如一首大型交響樂演奏到最後來一個長句詠嘆，餘音未了，餘情未了，文字的運用到如斯地步，真是無話可說。

這首「三國詞序」我們細細品嚐起來，亦可以品嚐出不少「佛味」，最少教我們對一些所謂成敗得失，不要看得太重，於是我寫下這樣一句——「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



集・體・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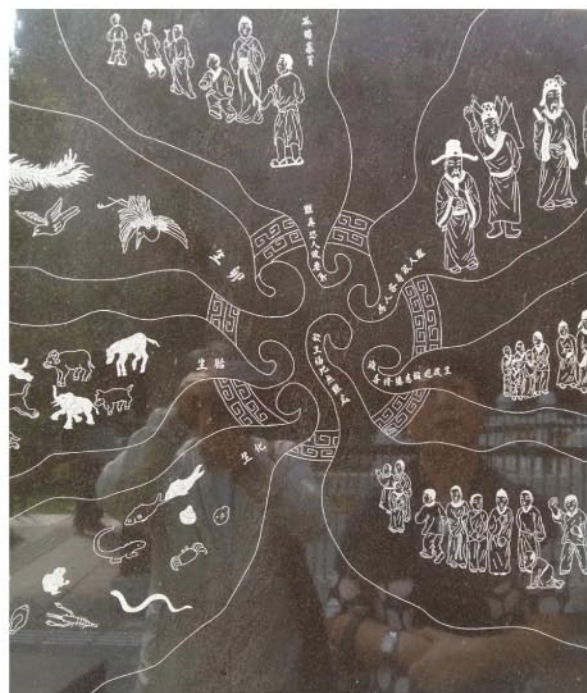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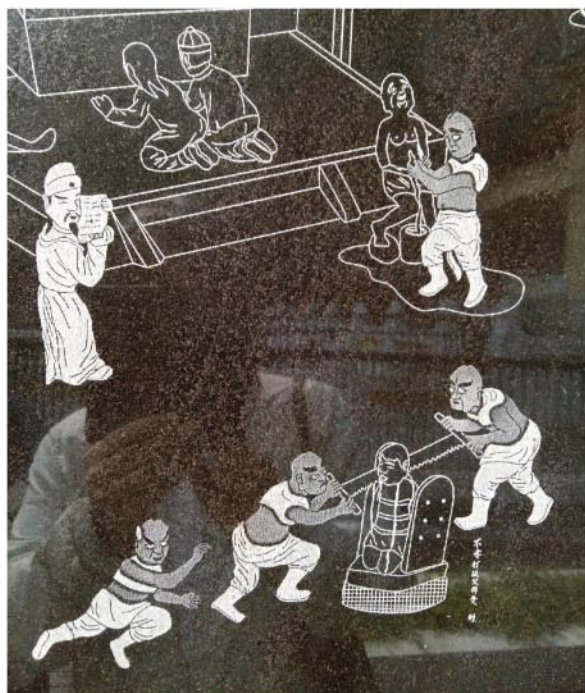
虎豹別墅開放



如果你是老香港，一定會去過「虎豹別墅」。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人們很喜歡前往作半日遊的旅遊之地，位於港島大坑區之上，即是在勵德邨旁。當年還沒有勵德邨。

我們年少時叫這「虎豹別墅」，都會祇說「胡文虎」。它是由緬甸華僑，以萬金油起家的胡文虎建造的。胡文虎與弟胡文豹「拍硬檔」闖天下，所以這別墅便稱為「虎豹別墅」。

不過，當年大眾去「胡文虎」，主要是那個遊樂場，有兩大特色迄今還教長者們津津樂道地回憶，那是可以讓你玩捉迷藏的假山，另一個就是最高處的一組浮雕。這浮雕內容是「十王殿」，打入十八層地獄，被火燒、鋸腦、勾脬筋……十分恐怖。這其實也是「愛的教育」，不少父母都帶着小孩子來看，「你呀，行規蹈矩，好好做人，千祈唔



好做壞事呀！如果唔係，第日會入地獄，上刀山下油鑊㗎，你睇你睇……」

指着這些浮雕教你好好做人，我們這些幾十年前的「香港仔」，有誰沒有到過「胡文虎」！

不過，除了這場地供大眾遊覽之外，「虎豹別墅」的這座別墅是閒人免進的，是胡家的私人別墅。

到了今天，大不同了。這個遊樂場早已賣給地產發展商，一幢幢的高樓大廈豎起，密密麻麻的。

「虎豹別墅」也作了活化，今天正式向外開放。

但開放的祇是那個私人花園以及地下大堂，樓上還在整理之中。而花園裡除了好幾棵老樹令你有所懷念外，我想旁側那個由鐳射製造的「壁畫」也是一個吸引遊人的地方，它是把當年「十王殿」的浮雕內容用線條繪畫起來，雖然不能再像昔日的「震撼」，但總教人「撫今追昔」，勾起五十年前一幕幕「愛的教育」。

建議你，有空不妨到此作半日遊，特別是今天也幾十歲了，一邊拖着個小孫兒去，一邊改唱——「舊夢也須記」。



開與合

如果我們細心地觀察花草樹木，你會感受到它們都充滿生命力的：那種生命力還會帶給你無限的生趣，——「生趣」兩字有兩道意思，一是生命之趣，另一便是生活之趣。

我每次看到圖中這種藍花便有這樣的感覺。早上，陽光初照的時候，這些花朵便放開懷抱似的，把花瓣全都打開了。到了近中午時分，它們又會卷縮起來，像是吃飽午飯，要來一個午睡似的。這一開一合，不就是充滿生活的趣味麼。



今天，我們看這個「武」字是這樣寫的，但何以又常說什麼「止戈」為「武」？翻看一些資料可以看到，早期的這個「武」字，的確是一個「戈」字。一個「止」字，疊起來寫。所以稱之為「止戈」為「武」亦未嘗不可。但在這裡這個「止」字並不是「停止」之意，它與「趾」的意思相通，是步行之意，試想想，戈字是兵器，而一個步行者在拿着「戈」，不就是步兵嗎？古代的士兵都是步兵，所以這個「戈」與「止」結合而成的字也很有道理，但

止戈為武？

肯定與「止戈為武」無關連。字形是隨着年代不斷地有所變化的，這個「止戈為武」金文之後，又變成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武」，戈字少了一撇，卻在止字上加了一橫點。我看着看着——嘩，怎會是止戈為武，簡直就是在開打了，而且好像一刀飛過去，整個頭便斬了開來。越睇越驚心，這就是動武了嗎？

（第七版之迷底：「苦中作樂」）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1A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